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light-colored envelope with a dark grey border and a diagonal crease, set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Several reddish-brown leaves are depicted falling from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 title and author's name are printed in red characters.

林 過 著

戀 愛 悔 漸 憶 心

文 賦 書 局 出 版



寫略者作

本書作者林過，筆名夢莎齋，一九四一年生於柔佛北干那那，學歷很淺，初中尚未唸完，即返故里以農為業，熟悉黃梨耕植，業餘暨任星洲某華文大報特約記者。一九六四年編著「馬來亞黃梨經濟概況」，散文創作開始於一九六〇年，處女作「馬來亞黃梨之鄉散記」，筆調活潑，蘊藏着濃郁的鄉土戀情。

「戀愛、傷逝、懷念」，為作者第二本散文集，風格由溫文走向粗獷，而且樸素無華，一反過去作風，有些篇章，是作者苦悶心靈的自剖和呼喚，有些則對現實作不平鳴；但總的說來，這都是作者的真實生活感受，因此寫來情意真摯，讀后頗能引起共鳴。

馬華文學電子圖書館惠存：



作者 = 林過

2012.9.1日



惡愛

傷逝

懷念

林過著

『忠實地生活，正直地奮鬥，
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
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類。爲
了他，我預備貢獻出我底一切……』

文賦書局出版

自序

童年時代的我，是一個壞透了的孩子，當幼弱的心靈，被故鄉那一羣狼狽爲奸的大人先生的冤狂與侮辱與損害時，我便採取這消極的報復路子：以石塊破壞故鄉的一間華校和戲院，以及作出各種野蠻行動以爲洩氣。沒想到，一九五九年，當我唸完初二回到故鄉割膠爲生的時候，那羣大人先生仍然不肯放過我，因此我又多次遭受他們的冤狂和侮辱，使我在窮困和孤寂的境遇中，增添幾分寒冷和悲哀。但也因此，方才使我認清了什麼是值得愛的，什麼是值得恨的。從此，我不再感到生存是兒戲，而是艱苦的掙扎呀！

如說起今天我會學文人墨客提筆創作，那實在是應該感激我的一位親戚呢。那時，我受過他一次嚴重的冤枉，使我差點兒就對生存感到失望。我爲了詛罵他，爲了使我自己恢復生的信心，我終於利用了方塊字，在距離故鄉五哩的烏魯槽新村的一塊膠園里，我流着眼淚，停止工作，寫了一封長長的信給他。從此，我才知道文字原來是有如此妙用。我開始認真的讀起書來。

但是，我真正學寫散文，其實是開始於一九六一年。那年，我被父親擠出家門，在廣大的人羣中生活，有時，因爲寂寞和無所事事，所以就寫了許多不成樣的東西，而收集在這小書里的十三篇拙作，有四篇便是在那時寫成的，至於其他九篇，則是我重投入家的懷抱，和兩位弟弟在金榜淡巴央的黃梨園里工作時，偷閒在一座寮子里寫下的。

我不是作家，甚至不能算是搞文藝的人。我的性情和幼時似乎沒有改變，一樣是很頑皮和很壞蛋的，我不說這原因是我懂得什麼是骨氣，什麼是反抗；但我說：這大抵是因爲我不甘於被人當作奴役一般看待罷！

林國

一九六四年八月九日于北干那那

目

錄

鄉居雜感.....	(一)
生的真諦與傷逝.....	(七)
別了！多難的鄉土.....	(十)
以往的夢.....	(十二)
逝去的春天.....	(十五)
心語.....	(十八)
沒有月光底晚上.....	(廿一)
善的鼓舞與懷念.....	(廿四)
黑影.....	(廿七)
我與蝸牛.....	(卅)
悲哀與生.....	(卅二)
爛頭狗.....	(卅五)
柔佛西北行脚.....	(卅七)

鄉居雜感

戀愛

戀愛是苦杯，從前我不相信，但現在却信了。

有人因為失戀而死，從前我說他們太軟弱，但現在却認為他們很堅貞。

一些男人因戀愛對象的學識比較自己的低淺，認為不相配，把她丟了。

商業化的愛情，你見過吧！

以學術水平來衡量愛情，你反對吧！

一些女人因戀愛對象的經濟過於貧困，不能滿足她的虛榮心，將他拋棄了。

有錢方會有愛情發生，你聽過吧！

沒錢就沒有愛情發生，你氣憤吧！

棄舊迎新的例子，我們屢見不鮮。

居住在山城的男女，他們把戀愛看得認真，堅貞不渝，值得稱頌。

都市男女的戀愛，如膠市行情的起落難以捉摸，往往有你棄我拋的事情發生，令人詛咒和憤恨。

我從山城來到都市，職業是電髮，我剛到都市不久，就和人家搞戀愛。

對方是大學生，家庭有錢又有勢。

開始，他待我很好，溫柔體貼。他說：「除了妳，其他的女人任由她是仙女下凡，如花似玉，都不能動搖我的愛妳的心！」

後來，他對我漸漸疏遠，冷漠，甚而沒了來往，書信也杳然了；顯然，他是把我拋棄了，我是失戀的了。

「我愛他，我沒有對不起他！」我自信。

然而，他為什麼要將我拋棄，把我丟了呢？是不是和他

的學識及家庭背景有關係，我不知道。

但，從前我不相信戀愛是苦杯，現在却信了。

有人因為失戀而悲傷，從前我說他們太軟弱，但現在却認為他們對待愛情很堅貞。

不過，朋友，你可不必為我担心，我雖是怨女，但我仍有勇氣活下去！

海 風

一經海風的播吹，曝曬在小屋前的「勿拉堅」，牠的魚腥味兒就瀰漫在這帶海濱。

這帶海濱，永遠帶着魚腥味兒迎接客人和送走客人。因為居住在海濱的人們，他們的命運像是由天註定似的，老是依靠製作「勿拉堅」來維持生活；而海，海是天然的，海風的吹送沒有晝夜的劃別，海風的吹送是永恆的。

所以，駕臨這帶海濱的客人，都要飽受「勿拉堅」的魚腥味。

一個飽受譏刺和詈罵的少女，來自附近的一間中學，她不畏懼魚腥味兒，經常沈溺在這帶海濱。

靠着海堤，面對着海，她沉思，她看海，她想把海看透。

海有深奧的秘密麼？

呵！是的。海有一股深不可測的威力。

也許她已經發覺了海的威力，而每當遭受了譏刺和冤枉時，她就來到這帶海濱，企望於海風了。

這天，她又來到這帶海濱。

原來，她今日又遭受了譏刺和冤枉。

一則謠言，說她在學校里公然談戀愛，而要將她開除出去。

她知道這是冤枉，但她不願為自己辯護，她也不想和人理論，她祇靜默地沉思。

他們要譏刺，要冤枉，就任由他們去吧。

誤會的繩索終有一日是會被解開的。不錯，日月的交迭，便會將誤會之繩解開，正像曝曬在小屋門前的「勿拉堅」，人們原不知其味難嗅，但一經海風的播吹，魚腥味兒就暴將出來了一樣。

這帶海濱，瀰漫着濃郁的魚腥味。

這個人海，充滿着誤會和冤枉。

海風，能將一切腥臭吹送出來。

海風，令一個少女感到了慰藉。

泥 坑

人生如夢，夢境裏的大部份情景就是人生。

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像一隻小豬那樣笨，一個不小心，我失足掉進一個不深但也不淺的小泥坑裏。

那小泥坑，是閑人在這個小鎮上挖的坑，作用是什麼呢？祇有挖坑的人自己知道。

許多人從坑旁經過，沒有失足跌進去。

然而，也有一些倒霉的人，跌進坑裏，但卻憑藉着自己的力量的掙扎而脫離坑來。

我說過，我像一隻小豬那樣笨，我一個粗心大意，就掉進那個小泥坑裏去。

我無法憑靠着自己的力量爬出坑來，因為我的身體弱不禁風，氣力全無，許多人經過這個小坑，都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我也沒有發出求援的聲息。

後來，隱隱地，我聽到了一個聲音響在我的耳際，我轉過頭去，定睛一瞧，啊！原來是一位上帝的使者在對我說話呢：「你如果再不要求援手，那麼，遲早你準會死亡在這坑裏！」

「感激你啊！上帝的使者喲！感激你給予我的一個良好的指示。」我說：「然而，我總是這麼地想：既然有人設下了這個小坑，企圖令我失足跌進去，而期待着我的死亡，那麼，就任由他去爲所欲爲吧。我是一個多麼的微不足道的人，這個世界，也許並不需要我的存在！」

「朋友！你想錯了。你還青年呢，你是不該死的，雖然有人要陷害你。但是，堅強些吧！朋友，跌了再爬起來。」

聽了上帝使者的一番話，我終於沉默着思索了良久。最後我說：

「聽從你吧！上帝的使者喲！我不再爲我的想法辯護了，我也不再固執了！」

我等待了許久，後來，我發現了一個穿着白色衣裙的少女出現在遠處。我企望她能走近坑來，啊！她果然來了，我興奮地要求援手，她果然毫不遲疑的就助我脫離坑來。

我是應該對所有幫助過我的人道謝的，因爲他們之中，有的指引我一條新生之路，有的則挽救了我這條自認爲不值得珍惜的生命。如今我想：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到處佈滿着陷阱，常有令我失足跌入的可能。但是，無論如何，跌了總該爬起來，然後對設下陷阱的人說道：「喂！我還在這兒！」因爲生活本來就是戰鬥，不向惡劣環境低頭的人，其生命的存在才有價值，可貴！

人生如夢，夢境裏的大部份情景就是人生。

我作了一個夢——一個晚上。

小 黑

「知其不可而爲之！」。唉！這真是笨蛋的行徑呵！因其結果總是遭受肉體甚至精神上的苦痛。我想。

小黑，這是我家的一隻週身長滿黑色毛兒的狗兒的名字；牠今年已滿足一歲了。牠是一條頂頑皮的狗，平時總愛追蹤那些過路的人，有時還會起兇性，胡亂咬人幾口。

我家有一塊黃梨園地，座落在離家五哩的淡巴央河邊。

我和弟弟，每日清晨騎着腳踏車到那河邊種植。

小黑，這隻頑皮的狗，不知什麼緣故，突然對到黃梨園去看我們工作的事起了很濃的興趣，牠於是天天尾隨我們趕到芭地。

然而弟弟和我都不喜歡牠去；其實是不能讓牠去的。因為我們怕牠不懂事，如果發起兇性來，會咬傷農人。

然而牠很倔強，也很頑固，牠彷彿堅持要去，無論如何，一定要去。我們罵牠，打牠，鞭牠，踢牠。但牠總還是要去。我們沒法子，只得一早起來，就用鐵鍊將牠鎖在屋內。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弟弟起身，卻發現小黑失蹤了。

牠究竟去了哪兒呢？我們都不知道。

後來，我們上芭場。竟在途中遇着小黑。

「哼哼！好小子，竟是一隻鬼靈精，居然瞞住大家，偷偷的先跑到途中等候我們。」我並不讚美牠的聰明，卻討厭牠的暗懷鬼胎，討厭牠的不誠實。

到了芭場，我的心里沒有絲毫的憐憫。我用鐵綫將牠的一雙前腳細縛起來，然後罵牠，打牠，鞭牠，踢牠。牠緊縮着尾巴，低着頭，狂吠。

我心里想：「這麼重的教訓，看你以後還胆敢來不來！」

詎知，第二天，牠竟不能改過從新，依然是偷偷的先到途中等候我們。

這回，我可氣憤極了。到了芭地，我更重的罵牠，打牠，鞭牠，踢牠，並且還將牠丟進河里浸水。我心里想：「世間上總不該有蠢笨至如此地步的笨蛋罷！」

然而，翌晨，牠竟不畏懼毒打，反而變本加厲，偷偷的先到黃梨園中等候我們！

面對着牠，我徐徐的將一枝預備用來抽打牠的木條放下。我頹然的荷起鐵鋤，走向有草的土地。一邊想着「知其不可而爲之！唉！這真是笨蛋的行徑呵！因其結果是遭受肉體甚至精神上的苦痛。」這句話，顯然，此刻我已對它失去信心了！

這是小黑的一場大勝利呀！

影 機

我是小鄉村的一個新聞從業員，常常在各種集會中出現，因為手上沒有一架攝影機，許多值得撮取的鏡頭，我都無法撮取寄到報館去登載，總是輕易地讓它溜掉，我感到很惋惜！

現在，我總算有了一架攝影機和閃光器了，於是，不論白晝或者黑夜，不管是歡愉的場面或是哀怨的場合，祇要我喜歡，我便有辦法將它撮取保留至永久。我感到得意了，我對科學的昌明，發明了攝影機和閃光器，將一切景物保留起來的事件感到滿意。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對攝影機的發明，仍然是感到失望和遺憾的。

我以為，祇能夠將外在的東西撮取，而不能像X光的電力一樣將內在的東西也撮取的攝影機，它的發明和配備，仍然得不到我的歡心。

或許你會批評我是一個不知滿足的人！或許你會這麼批評我說：攝影術的發達，已够使我們嘆為觀止，你怎麼還能有這種非常的企望？

但是，讓我說一句比較合理的話吧！

在這個人海裏，多少外表聖潔，道貌岸然的人物中，能有幾個的肚子裏是乾淨的？我怎不能有這種非常的企望？

企望！企望來日的影機能將內外的景物都攝攝起來！

企望！企望人們個個都能表裏如一！

一九六一年

生的真諦與傷逝

在這混濁、邪惡與醜怪的年代中，在那長期艱辛與苦難底日子的河流裏，有一葉孤獨底扁舟，它忍受着那漫長、無盡期的淒愴與寂寞，隨着那動盪不定的波瀾而起伏，而浮沉；它的心神是恍恍惚惚的，它的眼眶充滿着仇恨和淚水，跟着那不幸的與醜惡的再續搬演，就使它愈加不滿這年代，和這年代裏的部份人。

往往，當它在友輩羣中，再次聽見那自以為清高者的低落與腐化的感情的水流的公然流露時，它便愈加地愈加地不滿這年代，和這年代裏的部份人。

作為一個人，如果他的意念和志向是要奔向愈上與愈加崇高，那麼，他的感情的水流的流露也就必然是會愈加地虔誠、謙虛而且仁慈，祇有那自命非凡的高傲者，他的感情的水流的流露才會傾於腐化，一種不能自覺的腐化，而跌入低落與向下沉墮的深淵中。

是由於年代的不幸，生活的艱辛與苦難吧，使我對那自命非凡的高傲者，始終不敢恭維，也不願意恭維，而只是抱着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或許就因此吧，在我所認識的人中間，便有反投我以「高傲者」這帽子，但我始終信任自己，在大多數人受難少數人幸福底年代裏，在奮鬥底時代中，在人類文明大躍進，而生活却愈形窮困的矛盾社會裏，眼望着那不勞者快樂高歌，耳聞着那辛勞者落淚呻吟；應該憎那吃人者，而愛那被吞者——我能蒙住自己的眼睛，衝昏腦袋，高傲起來麼？何況個人的力量是何等微弱，沒有可以值得吹噓的地方，縱使有，也只是無意義地表彰個人的成就。明白了這，我斷不會有混濁與卑劣底心思。請安心罷！

但我不得不痛恨那一顆顆高高在上的高傲者的心，祇因為那一顆顆的心是足以成為整個社會的演進和沿革的絆腳石。我還痛恨那一類善變的伙伴，他們的心思一如雲朵般善變

，愛憎和喜怒無常；還有那仗着錢勢任意欺凌人的，以及帶着一副猙獰的臉孔，處處想把弱肉給強吞食掉的，和笑裏藏刀的，假仁義，假惺惺的，見錢眼開爲了些許利益而爭鬥不休，最後，竟將上帝賜給的天良喪盡的。這些，都爲我所深惡痛絕。因爲，在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如讓這一顆顆卑劣與邪惡的心存在，那麼，美好的社會永遠不會到來；存在的，就是混濁與醜惡的社會，罪惡的社會。

所以在我所認識的人中間，我愛的是那善良、仁慈而又果敢的心；因此我熱烈地喜愛着那生活在陽光底下的樸實辛勤底勞動兒女。

當那一件件生活在陽光底下的勞動兒女的不幸消息傳播開來時，我那原本憂悵的心，便會愈加憂悵起來。

如今，對你這一位在黃梨園裏死於雷殛的年青友伴，我便自始至終都懷以深切同情與惋惜哀悼。

我永不能忘懷，那是一個太陽躲入烏雲背後的白天，是接近傍晚時分了啦，天空滿佈着烏雲，悶雷「轟轟」地響個不休，猛烈的風打從那遙遠的天際吹刮過來，拂在你的面上，冷冷的。你知道大雨就要來了；於是，你和你的三名同伴一起走進草寮。

風仍然刮着，雷仍然響着，烏雲越聚越多了。不久，雨也來了，很大。

在風雨聲中，你們四個人一同在草寮裏瑟縮着，你面向天空，看着那越下越大的雨。雷聲更兇更猛了。於是，你回過頭去，對着你的同伴說道：「生活卽是如此艱辛！」驀地，轟然一聲巨響，一個悶雷從那遙遠的天際滾了過來，正打在你的背上，於是，你被擊暈倒地了，你的身子被彈出寮外，你在露天的黃梨園裏仰躺着，靜靜地仰躺着，不動一下，沒響一聲，雨水淋濕了你的週身。你的身體愈來愈冷了，你的血色亦愈來愈蒼白了。惶恐中，你的同伴們幾乎哭了，他們冒着大風大雨，在驚惶與匆忙中跑上村莊來向我們報告噩耗。不久，一輛黑廂車把你的屍體從死難處昇進了醫院。在

停屍間裏，你僅穿着內褲，你的臉孔很安祥，像安祥地睡眠着。看着你那被剖開了又被縫補回去的胸膛，你的母親早已流乾了眼淚，哭啞了聲音，她祇是低沉地低沉地、慢慢地頻頻地呼喚着你的名字；你的弟弟妹妹們更傷心得不得了，他們的面色跟你的一樣蒼白，他們的小小心靈經已憂悵到了極點，祇是不住地呼喚：「哥哥！回來吧！」

「哥哥！回來吧！」但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是的，你已經死了，在生活的面前。

而如今，每當我遇見那一顆顆混濁與卑劣的心思，我便極易想起你在黃梨園裏的靜靜地仰躺着的屍體，也極易想起雷聲。最後，我會在心裏默默地責問着：

「悶雷！你悶是你的事，但爲何你要殛死我的夥伴，一個好心腸的年青人呢？」

一九六二年

別了！多難的鄉土

別了！家鄉！

別了！多難的漁鄉哟！

多少年代中，不管浪多高，風多大，海多深，和夜多深沉，我們靠海謀生的一羣，不是曾經在那汹涌澎湃的海洋上，在岸的遠方，努力划着槳，撒下捕魚的網，爲着祖國餐座上那魚蝦的源源供應，而戰勝過那大自然加予海上兒女的無情的魔力嗎？

然而這次呀！家鄉哟！我卻要與妳遠遠地分離了。

是的，別了，家鄉。但這可不是因爲我不熱愛妳；也不是因爲我怯怕着那高的浪和大的風。妳不看見，當我現在整理行裝，不正是噙着眼淚嗎？

我怎能忘記，在妳身旁，有我熟悉的臉孔，熟悉的房屋和熟悉的道路。昨晚，我曾在妳身旁徘徊，直至夜深人靜，我想多看妳一眼，多看看那些我所熟悉的一切，我彷彿深怕這次的離別，將來我便永無和妳再見的日子似地不能入睡。

但是，我愈不想睡，愈熱愛着妳，愈不願離開妳時，一隻大的無形的魔手就愈要把我從妳的懷抱中硬硬地推走。

年老的母親送我到公路旁候車。當我走過那條狹隘的長長的木橋時，我發覺我的步履很沉重，並不像平常。我沒有忘記，我在這漁鄉里長大，我在很小的時候便能在這漁鄉的木橋上飛快的跑。但是現在我的脚步很沉重，我彷彿是一個從來沒有進過漁鄉的遊客在木橋上走過時的那樣不習慣與不自然。我不住地要把頭掉轉過去看背後的人與物。

在路旁，母親的那一張沒有血色的臉孔沒有笑影，她也沒有和我說些什麼話語。但是後來她終於自言自語的說了：「這樣的年頭，以後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要到外地謀生！」

我的思潮本來只像圈圈漣漪，現在卻被母親的一句話激得思潮起伏了。我想起了在上個月里當我和幾個同伴在公海

撒網時，在西邊海上突然出現了一隻遊艇，它飛快地向我們這邊開走。等走到近處，我們才知道它原來是一隻印尼軍艇。那艇上的士兵向我們吆喝了一陣，還好，他們並沒有加什麼毒害於我們身上，只警告說以後不准再到這裡來捕魚，不然便要將我們活生生地打死……

我和同伴們將這厄訊在漁鄉里傳佈了。從此，便沒有一個漁民敢再到公海捕魚了，但是不到公海捕魚又怎行呢？公海的魚蝦豐富，而家鄉龜咯內海里的魚蝦卻稀少，每次的撒網還捕捉不到價值三塊錢的魚蝦。爲了生活，已有二百餘名同胞告別家鄉，到遠方謀生去了。但這不是大自然賜予我們的災禍！

一輛綠色的巴士開到我的面前停下，打斷了我的思潮。我沒有遲疑，便跳上車去。母親站在路旁，透過車窗，她朗聲地對我說：「到新加坡找到了工作就馬上寫信回來！」

我的心里有着無限的淒楚，在巴士開行的時候，我難過的對母親說：「知道了，媽！您回去吧！」

綠色的巴士沿着一條蜿蜒的公路向前邁進。一羣穿着藍色衣裳，天真活潑的女學生在車上高聲地談笑，有的低聲吟唱着英文時代曲，然而我的心情很沉重……

一九六三年

以 往 的 夢

夢於我宛如一隻妖魔的手。

無論我高興或是悲哀；無論我安靜或是激動；無論白天或是黑夜；無論我跑到什麼地方；這妖魔的手，總是忽遠忽近的跟踪着我；我偶一失慎，就被它捉了去；於是，我便跌入夢的國度，在夢的國度里做着夢。

如今是黑夜，我心情激動，同時充滿悲哀。我住在一間板屋里，這板屋被各式各樣的房屋圍繞着；因為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村莊，住着各式各樣的人，所以房屋也就不盡相同。

今夜，我在睡時無意地將頭枕在自己的手心上，因此，夢這妖魔就將我捉了去。我夢了。這夢是很清晰的，夢醒後我還能記得十分清楚。我夢見什麼呢？讓我簡略的告訴你：

一個紊亂的年代，有政府如無政府。一塊沒落的沉睡的國土，已被強盜侵入，從此不復安寧了；到處的槍痕彈影，到處的趁火打劫和到處的強盜騷擾，使得這國土中的每一個善良人民都惶惶然的不知所措了。

這是一塊很大很大的國土，散居着一個大民族；但這民族是並不團結的，他們只是一盤散沙。其實，他們的智慧並不亞於其他民族，許多重要的科學發明就早過他族千百年；他們的刻苦耐勞和節儉等美德也是很著名的。然而，他們之中的最大弱點就是大部份人自私自利，由於對家的觀念特別濃厚，因此他們愛打個人福祿的算盤，腦子里滿是升官發財和光宗耀祖的思想，只要有利可圖，便是民族的尊嚴蒙受損害也可以不顧，更厚顏無恥，奴顏婢膝地認賊作父，甘心充作強者底敗夫走卒；並且，他們又愛誇大，愛吹牛，經常誇示他們的文化具有五千年的歷史。然而，五千年來的可恥記載：幾經強鄰的侵略不能自覺的甦醒過來，還有奴役的心的濃厚，苟且偷安等事實卻沒曾記取；他們又不瞭解當羣亡個

體便也不能存在的真理；反之，當他們這民族面臨危機的時候，竟有人還在斤斤計較個人的利益，夢想趁機發國難財，更有的只會利用一張無用的嘴，充進步，跟着人喊喊幾句空洞的口號，但到頭來卻是言而不行的。這民族就是這樣的民族；這民族就是這樣的可悲哀！

所以，這民族又被強盜所侵了。如今是盜賊的世界，強盜到處逞兇和造亂。

雖然，這民族的第一個村莊，有一批人，有新思想，有責任心，看清強盜的猙獰面目，看清這民族的危機的迫近，於是決心起來捍衛；然而，大多數人卻沒有同舟共濟的心，不肯為全民的生存而犧牲；多數人的心里這樣忖道：「總之盜來有人抵抗就好了，我們何必去冒險呢！」是的，只要他們自己和家人能够逃過這個難關，那末一切都是那麼多餘，那末無謂，管他做什呢？爲了粉飾虛偽，他們有一套歪論：「咱們受過悠久的傳統文化的薰染，讀過聖賢的書，所以心地是十二分的善良，懂得忍讓和慈悲爲懷的道理，而且我們的生命又是何等的珍貴，我們這民族是很敦厚很溫柔的，所以我們厭惡戰爭，而戰爭是醜惡的。」

於是，第一次，來了一些強盜，只有一些人出來抵抗；然而，許多房屋被焚燒了，許多人命和財產損失了，許多抵抗的人犧牲了。

第二次，來了更多的強盜，更多的房屋被焚燬了，更多的人命和財產損失了，更多抵抗的人犧牲了。

第三次，來了更多更多的強盜，於是，所有房屋被焚燬了，所有人命和財產損失了；自然，所有抵抗的人犧牲了，土地被佔領了。

隨着第一個村莊的被侵入接着第二個村莊，第三……第四……；結果，每一個村莊都被侵入了，這個國土上全被佔領了，所有村莊都有人命和財產損失，而不死的人全被奴役了。

我夢到這裡，因爲驚惶過度，「哇」的一聲，就從夢中

驚醒過來了。

夢醒時，我說道：「荒唐！荒唐！世間哪有這樣的事？哪有諸多自私及愚蠢得——如死豬那樣的人？」

我不信夢中的事，我不住的說道：「荒唐！荒唐！」但卻又沒有理由解釋這荒唐。後來我終於明白了：唔！這並不是現今的夢，而是以往的夢呀！對了！這是以往的夢，是聞一多的「死水」的夢，是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的夢，是魯迅的「聰明人與傻子與奴才」的夢。

今天，生活在祖國馬來亞的每一個國民啊！倘使我們的祖國被那貪得無厭的強盜不斷的挖掘着寶藏的時候，我們能有那樣的夢嗎？我們能有那樣的夢嗎？



一九六四年

逝去的春天

在一個寒冷的十二月天的夜晚里，我陪同難明兄到文藝青年林虹全學的住寓，爲着欣賞林全學的近作，在他的詩作「春的頌歌」的最後兩句這麼樣寫着：「春來了！來自無數的心中和無數的手中。冬去了！去自將來的南國。」這詩句，像一根導火線，很快的便勾引我憶起了那已逝去的一段芬香和難忘的相聚的日子，懷念的情愫佔據了我全個心靈。我回到家里，按捺不了滿腔的熱情，於是提起這枝生疏的筆，忠實地寫下那一段有幸福和有苦難的日子；雖說那日子滲了苦難，但那畢竟是屬於春天的。那是已逝去的春天呵！我現在懷念着的春天呵！爲了實現大眾的春天的春天呵！

此刻，在我們的土地上籠罩着的不還是那寒冷的空氣麼？每個人心不都感覺着寒冷嗎？我們現正受着冷氣的包圍，所以這不就是冬嗎？冬！寒冷的冬，冬的寒冷的氣流，是極其容易促使我們的文藝青年殷切的盼望着春的。而春，春的到來，春的創造，不正是需要無數的心與心的連結和手與手的共同工作麼？艾青說：「說要來的必然要來，不隱瞞陳腐的之將死亡；夜的盡頭是黎明；如果地球不停止旋轉，世界不會永遠黑暗。」是的，冬的去，去自將來的南國的這個規律，確是歷史的發展的必然呀！你瞧！春天一到，冬天不就被消溶了嗎？

這美麗和實際的思想，三年前，便已扎根在我們這羣相聚在一塊兒的每一個友朋的心中，是那樣的牢固，那麼的不可搖撼，於是我們都工作得積極，興趣和有生氣呢。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每個人有各自的工作，每個人站穩各自的崗位，負責教導的去教導，負責寫稿的去寫稿，負責印刷的去印刷，負責聯絡的去聯絡，負責宣傳的去宣傳，每個人有各自的職責，每個人有各自的樂趣，而更大和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目標一致，每個人的步伐整齊。夜晚了，各自的工作完畢了，各自的職責暫停了，於是大家聚在一間寬

濶的房里，沒有憂悵，沒有悲哀，心中充滿希望，充滿春天的氣息，而我們又是那樣年青，圍在一張寬濶的桌旁，我們舉行談心會，我們漫談生活，漫談人生，漫談工作和理想。夜深了，我們十幾個青年，便同睡在一張濶濶長長的大床上。啊！這相聚的日子呀！這嚴肅的生活呀！不就是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生活麼？

有時，當那振奮人心的最大的工作目標，那接受考驗的日子來臨的時候，每個人的心中就起了極大的震動，感情被燃燒起來了，因為那是一個值得鼓舞的日子，那是一場面對面的短兵相接的戰鬥，那是一個真理與一個罪惡的戰鬥，那是無數被岩石重壓下的弱草伸長出頭顱來的好日子呵！你說：這怎能不振奮人心呢？怎能不叫我們認真呢？工作得積極呢？

下鄉宣傳的男女朋友工作回來了，幾個負責燒飯的女友便忙着將食物擺在餐桌上；朋友們都飢饉了，於是大夥兒便分別圍在幾張寬濶的桌旁，沒有一絲一毫的拘束，很隨便的便吃起晚餐來，這不是一個很幸福的大家庭嗎？朋友們的分工合作和相親之情，不就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嗎？

但是，在那一場真理與罪惡的大戰鬥的過程中，苦難的時刻自然是難以避免的。有一次，朋友中的明便吃了苦頭；然而明的勇敢表現卻令我們佩服。我永不能忘懷，那是一個傍晚，我們三個朋友（自然包括明在內）駕了一輛宣傳車子下鄉工作，明負責以各種方言向村民宣傳，不料在我們的背後，我們的對頭卻派來幾個高大的流氓，虎視眈眈的跟蹤着我們，這是一種侮辱呀！朋友！這是一種人性的侮辱，靈魂的侮辱呀！他們簡直是目空一切，將我們當成幾個違犯了法紀的人。我們果真違法麼？我們為什麼需讓人跟蹤和監視呢？明最憤怒，他拿着麥克風大聲地吁請村民出來觀看，出來評評道理。但當我們的車子開到一個較為僻靜的地方的時候，對頭的走腿的車子突然將我們截住了，他們總共五個人，都是流氓的裝扮，他們跳下車來，怒氣沖沖的就要將明從我們的手中拖去，這是多麼醜惡和危險的一幕呵！然而明卻不

慌張，也沒有恐懼，他仍舊拿着麥克風，更大聲的吁請村民們出來評評道理，對頭的走腿們都氣得滿臉通紅，露出一副猙獰的面孔，警告明說他們那石頭般大而且堅硬的拳頭就要往明的頭上臉上撻下去了。面對着這麼一種無理強蠻的遭遇，我們都很着急，如同熱鍋上的螞蟥；但是明卻沒有絲毫的胆怯，他莊嚴地痛罵了他們的無恥（其實是被利用的無恥）。在那一剎那間，我彷彿看見了中國歷史上的文天祥——那就是明！

是的，那一幕是何等野蠻何等無恥呢。但是野蠻終不能戰勝真理。可不是麼？當那善良的和勇敢的村民們匆匆地趕來援救時，那醜陋和邪惡的一羣便逃之夭夭了！

呵！朋友們！那時節，那時節是我們的戰鬥的日子，是一段芬香和難忘的相聚的日子。

有幸福和有苦難的日子呵！那是我們的春天，一個已逝去的春天；而我現在懷念着的：就是那春天，就是那爲了實現大眾的春天的春天！

朋友們！我遠離你們已然三載。這三載，是太長久了，太寒冷了。寫到這里，夜已深沉，而此刻籠罩在我們這土地上的不還是那寒冷的氣流麼？我的整顆心靈被懷念的情愫所填滿，我想着你們，想望着那已逝去的春天能够再來；我心里盤算着：明天一早，我就要去看看你們，我還要再次參加你們的行列，不！我已決定了：我要永遠地跟着你們，和你們生活在一起。

臨睡前，我重讀了林同學的詩句：

春來了！來自無數的心中 and 無數的手中。

冬去了！去自將來的南國。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

心 語

假如我說生活是空虛的，你也許會引用詩人何其芳先生的「生活是多麼廣闊，生活又多麼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的名句來責備我。但是對於一些比較知交底友人，卻對我的生活境況給以同情與感慨。

我永遠是寂寞的，在生活裏我只有感到寂寞和空虛。

我沒有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那動盪不安的境域裏頭渡過。廿餘年來爲着尋覓那生命所需的牛油和麵包，父親帶着我們地南天北地東遷西移，使我不能受到完整的教育；我也沒有幸福的少年，四年前在龍引中學讀書時，當黃昏的腳步臨到椰林底下的宿舍，對着那一片昏暗的椰林，蟲蛙的鳴叫聲在四處響起，我的心，便感着一陣子無可名狀的悲痛，我繫念着家鄉的父母弟妹，他們也同我一樣生活在那寂寞寡歡的網裏。但是不知怎樣，只有同着幾個愛跳愛鬧的孩子，在那忘我的境界裏頭廝混和鬼鬧時，我才能尋着那片刻的喜悅與溫暖。漸漸地，我終於覺察到我將沉落了，我預感着我將在那無可救藥的淵藪裏頭不能自拔起來。於是我賦歸鄉間，過着務農的生活。兩年後，因同父親生長意見，被他擠出家門。這時，我居住在一個政團的團部裏；在那裏，晚上我可以看見那轟轟烈烈的學習場面，但是一到了白天，那樸實辛勤的年青的鄉下友人都到園地上工作了，留下我一個人

寂寞地空守着團部。這團部，距離市場只有一箭之遙，像一隻雄獅，靜靜地躺在許多民屋中，在沒有落雨的時候，天氣悶熱得駭人，周圍的房屋中沒有透出一點兒聲息，偶爾一輛汽車打從門前經過，這才劃破了週遭的死寂。爲了排解那一顆孤零零的心的冷寂，我的那一本沒有思想性的「馬來亞黃梨之鄉散記」的小書，便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了。我的心，你是不甘寂寞的，你歡喜的是那壯壯烈烈的場面，那風浪翻滾着的時候的英偉的雄姿。然而怎樣才能使你獲得溫暖與慰安呢？除了學習着那聰明的傻瓜幹着那聰明的人所不願意幹的事情——學習爬方格子，我還能多給你一些什麼呢？請饒恕了我罷！

日子過得真快。一年過去，我終又投進家底懷抱了。如今，我住在一間平屋裏，離家不遠處有一塊四方草原，長着一片枯黃色的茅草。沒有月光底晚上，草原上靜寂得一如深山底景象，只能聽得蛙叫蟲鳴，沒有柔美的鳥聲，寂寞得就像在墳場般的淒涼，陰沉與恐怖；白天的情況也不會多好，那從街場水湧進來的野狗，兇狠得就如深山裏的惡狼。一天，一片噪雜夾着哀鳴的狗聲，打從草原那方傳進我底耳膜來，我跑到草原，正看見我家的一隻黑毛小狗，縮緊着尾巴，亡命地往家裏逃去，背後追蹤着一羣野狗。當晚我便得夢。我夢見我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被三個荷着長矛的仇敵追擊着和圍攻着，我想呼叫，但卻無聲。夢醒了，我還在尋思着：「爲什麼無聲呢？」

呵！朋友，如今我明白了，縱使我不會作文（不會在極惡劣的環境中呼叫），然而在這飄拂着榴槤山竹及其他各種氣味的國土上，仍不乏有着很好文學修養的人，我於是便想起要學他們怎樣利用筆尖當做武器，寫下那有血、有肉、有淚和有激情的文章去迎戰仇敵！

有人說：「有了仇敵的人是幸福的！」在我至少也有着同樣的想法。當我寂寞的時候，我便想起了我的仇敵，當我想起了我的仇敵的時候，一股憤怒的熾熱的火焰便在心中燃

燒了起來。「個人是不該憂傷的，個人也不該爲個人的仇敵而斤斤計較」。也許我還年青罷，我不能深刻地理解這話的深意。但是總有一天，我是會成長起來的；那時，我想我當會愈加地憂悵，而且我要哭泣，我的哭泣也當甚於現在。因爲我的哭泣，將不單單是爲了個人而哭泣呀！可以預卜的，對於一切，假如我們還是一味的猶疑和遷就，或者裹足不前，那末，那時候，世間將仍有半數以上的人在饑餓的邊緣掙扎着，而且仍然有人會荷着長矛在草原上追擊着和圍攻着那無助底可憐人……

一九六三年



沒有月光底晚上

爲了去告訴你一個訊息，在那一條通向你家的莎哇路上，朋友明駕着漢的那輛老爺汽車，載着我在雨夜中馳走。

崎嶇的紅土山路上，兩盞明亮的車頭燈，把路面的凹凸顯露了出來；每個窟窿都積滿了水。雨仍然落着，車子在顛波中緩緩地行駛。

沒有星星，沒有月亮，這是一個漆黑而冷漠的夜，週遭很沉寂，只有馬達的聲音「虎虎」地響着。

明的嘴巴閉着，雨夜的風打從車窗外面吹來，車裏的空氣是寒冷而惆悵的。

在三哩長的路上，汽車藉着燈光衝破黑暗，終於停在距離你家數百碼的道旁。

明把馬達和車頭燈熄了，只亮着數盞小燈，便同我沿着一條羊腸小徑走去。

夜黑如漆的小徑上，伸手不見五指，我們只得借助手電筒的光亮，半摸索地行到你家。

明把你從酣睡中喚醒；門開了，一副慈祥的無神的笑臉把我們引進屋裏。

一盞沒有燈罩的煤油燈，在廳堂上發出慘淡的微光，照見了一副破舊的桌椅和一個吊掛在左邊壁上的日曆牌，此外便是我們三張愁苦的臉。窗沒有開，風在外面呼嘯。

我們吸着香煙。明沒有開口，是我先問你：「莎烈主席！找到了工作沒有呢？」我這樣稱呼你，因爲你是一個政團的最高領袖，統領着千名團員的緣故。

你圍着一條紗籠，赤着上身，把雙腳縮起來，盤坐在一張靠壁的椅上；淡淡的說：

「失業了半年，現在總算找到了一份，是在古來揚膠園當散工。」我知道古來揚是一個距離你底家園六哩的小鎮，那裏有很多膠園。

「一天有多少工錢呢？」我關心地問你。

「兩塊半！」你頓了一頓，吸了兩口香煙，低聲的說：「我每天凌晨四點鐘起來，預備好飯菜，就坐園裏派來的羅厘上工，傍晚回來，還得忙着挑水，燒飯，替孩子沖涼，生活就是這麼簡單而忙碌，但吃又吃不飽，貧窮的人家，真沒辦法！」你帶着微笑說道，但笑容是很淒慘的。

「一個月能做幾工呢？」明突然插嘴問你，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身體不好，做一天病一天，你想我能有多少入息！」你低聲的向明說：「我欠了雜貨店老板的十五塊錢，好幾個月了，被他催得很緊，但總是沒法子還他，唉！窮人總是這樣的。」

明苦笑了一下，吸着香煙。風繼續刮着，屋頂沙沙着響，彷彿沙厘就要被風刮去。

沉默了一陣，你突然伸出一隻指頭給我們看：

「你看衰不衰呢？這隻靠着它來工作的手指，竟給巴冷刀割傷了！」

明問：「是什麼時候弄傷的？」你的手指被一條白色的紗巾包紮着，因此我們不能知道你的傷勢，也不能斷定是什麼時候割傷的。

「就在昨天！」你低聲的說着，把手伸回去：「現在我的妻子也幫助工作了，女兒失學，她今年才九歲，她是不得已的，大人做工，兩歲大的弟弟沒人照顧是不行的」；你望了我一眼，繼續說下去：「我真不願意叫她小小的年紀就失了學，但她不失學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不做工，一家人就得挨餓，做了工又吃不飽，不得已才要妻子幫手，女兒便爲了看顧她底弟弟而輟學了……」

我和明都沒有安慰的話可說。我們也是很窮的人。明的五英畝黃梨園得養活一家七口，我的職業竟不能維持我一個人生活，我和明各有好幾個債主。

我們沉默着。大家的臉孔上，似乎都被一層濃濃的陰影

蔽蓋着，失去了笑容，連慘淡的笑容也沒有。

這時，彷彿有一種很低沉的泣聲從房裏傳出來，我不能斷定那是否你的妻子在暗泣，我又沒有詢問你的勇氣。我沉思着。

「明天有一個羣衆集會」，明打破了沉默，把話題扯到我們今晚的來意上：「是下午四時在巴力西貢召開，你能去么？我們已經準備好汽車。」

「當然能够！」說着，你把兩腳伸出來，讓腳板觸及地面，你說出這話時的聲音很宏亮，也很激動，這是一種很突然的轉變，這種轉變使我感動。但是，不知怎地，我忽然對你憐憫起來了；我說：

「你生活的這樣苦，明天還是不去的好，不然你便得放棄了一天的工作！」我的聲音很低沉，像是一個遲暮的老者說着他過往的辛酸事蹟。

你瞪了我一眼，很激動的反駁我：

「生活窮困的人就不能參加社會工作嗎？貧窮是一回事，社會工作又是另一回事呀！爲了大家，我們得把個人的痛苦忘記，……無論如何，明！我是決定要去的！」

我不便多說什麼。我很了解你的性格……

「你真是偉大！」我想稱讚你一句，明卻接着說：

「就這樣決定罷，明天中午，我來載你，現在我們該走了。」

「好！」你爽然的答道。

我和明離開你家，沿着來時的小徑很匆忙的行走，雨仍然落着，風仍然刮着，沒有月亮，沒有星星，週遭依舊是漆黑一片，只有我們的手電筒的電光向前直照；不一會，我們便看見數盞小燈在黑夜中微弱地和寂寞地發着亮光——那是老爺車上的小燈呀！

一九六二年

善的鼓舞與懷念

不是爲了詛咒誰，也不是爲了痛罵誰，這次，我會提起筆來寫這文章，真的，是爲了無可解釋那蘊藏在我年青的心靈底深淵處的一串煩悶與悵憂。我煩悶，我憂悵，如果我不借助這枝禿筆，藉以抒發心中的感懷——那波動得異常熱烈的感懷。我的外表，將會變得更加呆板與老態；我的內心，將會變得更加煩悶與憂悵！

這時，我的心有着異樣的喜悅，當我提起筆來抒寫我的衷情，我覺得自己是活潑和年青的了——當你的影子一刻留存在我的心田上，我便覺得我的心是甜蜜的、喜悅的。然而你美好可愛的農村姑娘哟！你知不知道呢？

我想：你一定高興知道因何我會如此歡喜着你。

其實，你在我的心中是美的化身、善的化身和真的化身；沒有瑕疵，不混沌更不邪惡！

我歡喜你那對靈魂的窗子——眼睛。那活潑的、天真的、充滿着智慧和快樂的眼睛，當它在流盼與閃動時，不知怎樣，我總覺得我的心是甜的，喜悅的。當你的眼睛逼迫着我時，你的談話我聽不清楚，我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了些什麼，我只聽見一串像銀鈴般的聲音在空間飄盪，和一對能够攝去我的心靈的眼珠子！

你的衣著樸素無華，那套你常愛穿著的灰中帶白的小裙，十分合適你的身段，也充份地表現出了一位典型的農村姑娘，沒有榮華，沒有過多的要求，正好表現出端莊與自然之美，像一座端莊樸素的農莊，令人歡喜與愛戀，而我正好喜愛著樸素的農村姑娘，和樸素寧謐的農莊的啊！

當最初聽那知道你的友人們好心地對我說着關於你底一切時，我是很用心地諦聽着的。後來，我便知道了你的名字，也知道了你是住在我童稚時期常去的那一條紅泥路旁的一座民屋，你有着一個幸福美好的家，過着幸福美好的家庭生活，你的年紀大概不會超過十六歲吧，然而個子卻已長得亭

亭玉立。小小的年紀，就已懂得幫助父母負起生活的担子，工作辛勤是你的特性，如果不是水限或其他原因，你幾乎每日清晨就已出門工作。傍晚，你還到華校去補習國語，或到那好社團去接受國、華語教育，多麼懂得利用光陰和珍惜知識呵。你有許多朋友，每次出門，都由一羣樸素純良的少女把你圍在中間，這足見你是多麼真美與善良，不然你怎能這樣受着人家的歡喜與愛戴呢？

曾有一個時期，我的生活是在那極度煩悶與憂悵中渡過的。我的憂悵似乎到了無望。我那愚昧無知的父親受他那二位被現實利益剝奪去了愛與仁的哥哥和二位狐假虎威的侄兒的侮辱與欺凌；我的母親對一切事情都主張隨便些兒，她是採取消極路子的，我那積極的和剛強的舉止便受到她的阻止與母愛的冒罵。我怎能不煩憂呢？我的理想正好同着母親的思想相抵觸。我說一切陳舊和腐化的，不能符合理想社會的東西都應該淘汰，屏棄或者根本改造，她卻說做人應該多吃些虧兒少結些冤兒。然而我的理想責問我：難道惡人就活該永遠得意永遠欺凌人嗎？好人就活該永遠忍氣吞聲受盡迫害嗎？在這同時，我又在饑餓的邊沿掙扎着，我又受着一般自以為清高的知識階級的冷待和白眼，而又受着那「由於不能替家賺回大量錢幣」便使戚輩們產生厭情與失望的窘況；我常常做着噩夢，我夢見我那幾位最親愛的可憐的弟弟突然病死，而使我感着無助的悲哀；我也經常在一邊流着眼淚一邊充滿着憤怒的境況底下寫下了一個個辛酸的字眼；我更在同着幾位我誤以為要好的友輩們面前發過牢騷，換回一些沒有真愛的同情的語句。我怎能不悲哀與煩憂？我的周遭是一片黑暗。我感覺寒冷、無望；我衰老了，我已失去了年青人固有的朝氣，我沒有了勇氣和信心。但是自從認識了你，認識了你那對充滿着智慧閃着活潑天真的幸福光芒的靈魂的窗子，以及那顆勇於面對生活的善良的心以後，真是不可思議哪！我竟然能够把我那顆冷卻了的心召喚回來，使我重新振作，我是應該由衷地向你表示感激呵，你就好比是一團熾熱溫暖

的火焰，你溫暖了我的心，你使我從無望寒冷的黑夜中耐心地等待着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然而正當當你瀰補了我的破碎的心的時候，你從軍去了，爲了一個美麗的理想，你毅然決然的拋下了你最親愛的父母與弟妹，到烽火連天的沙場上馳騁；但是後來，一個不幸的消息傳進我的耳裏：你戰死了！一顆豆粒一般大小的子彈打進了你的胸膛，結束了你短促的人生。你的死，自然使我悲痛欲絕。我正無可解釋那蘊藏在我年青的心靈底深淵處的一串煩悶與悵憂。然而這刻我的心靈有着異樣的喜悅；因爲我知道了，一個人的肉體雖然死了，但只要他的精神存在，那麼，我們便不應該悲傷。我說過了：你在我的心中是美的化身，真的化身和善的化身；因此，只要你的影子一刻留存在我的心田上，我便覺得我的心是甜的、喜悅的。此刻，當我提起筆來抒寫我的衷情，我像是聽着了那所有認識的友人們，都拿起了一支面對現實與生活的號角，向着一個幸福理想的目標（離此卻還遙遠的理想的目標）而吹奏起一支悲壯的歌兒，去喚醒那所有被生活担子壓痛了肩兒、與被生活鞭子猛抽，痛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共同地，共同地爲着一個幸福理想的目標而奮勇起來，工作起來和團結一致。

我畢竟還年青，我還有希望和勇氣和信心喲！

一九六二年

黑 影

在黃梨園里，天氣冷寒，天正落着雨，沙拉，沙拉……
我放下工作，倒在寮子里，原想呼呼大睡一頓，但沒想到在睡中，夢這妖魔的手卻來干擾我。

我夢見我身在故鄉，心也在故鄉，時候正是農曆初三的早晨。

我從家里出來，春風吹拂在我臉上，伴送我的脚步走進那熟悉的北海書局。

局里一位熟悉的青年，一見臉，就忙着告訴我台灣柏揚先生的一批大著已經運到。我翻檢了一陣，最後購下雜文「聞過則怒集」（一本多為感慨古中國歷代民族偉人慘受統治階級百般迫害的書），便欲轉身回家。這時，我突然感覺到：今早我的親愛的、養育我的故鄉彷彿有點異樣，平日愛談話的大人們這時為何都緊閉起嘴巴？青年們為何不再像往日那樣熱烈地隨心所欲地言笑？給我介紹新書的那位好心腸的熟悉的青年為何突然不見了？

我不能瞭解。我仔細觀察四週。

四週沒有異樣，沒有房宇遭火神所焚毀，也沒有突然發生的血腥事跡；然而環境真的有些異樣，我知道，環境有些異樣，而且在這異樣的環境里的空氣，彷彿很能叫健康人的氣管窒息，而懦弱的人反而渾然無所知覺。

可悲哀我們都是健康人，而且我們大家都熟悉和瞭解。

現在大家卻都顯得很生疏了，彷彿從來不曾相識，又像是同在一個漆黑的夜里，分不清楚是妳、是我。

可是現在明明是化日的光天，而且還是春天的時刻，微微的春風輕輕的吹拂着，多美好啊！多為我們所嚮往和喜愛啊！

而今，在我們眼前，白晝怎麼卻彷彿像黑夜呢？唉！讓我再仔細觀察一下四周罷……

哦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原來在我們眼前，不是有幾個高大的黑影在蠕動着嗎？看！在蠕動着，像鬼魅一般，多可怖呀！因此，佇立在白晝里的我們都驚恐了，無聲了。因為經驗告知我們，當那黑影在我們的親愛的故鄉的土地上出現的時候，便有可咒詛的災難降臨，便有可憤怒的悲劇要上演。

我們怎能輕易遺忘呢？多少次了，當那黑影在我們的故鄉出現，就有幾顆那為我們所最敬仰的良心在夜半被那黑影所攜去，攜去藏在那冰冷冷的土敏土地上，忍受寒冷，飢餓，侮辱和拷訊。

我們怎不痛恨黑影？然而我們又最懼怕黑影。因為黑影有無限力量：它叫你哭，你不得不哭，它叫你笑，你不得不笑；當那為我們所最敬仰的良心被它攜了去，那良心的歲月，便不是屬於自己的，良心的前途，便不能得到自由和發展；自由和發展，被埋在最深最深的泥里。

有人說：黑影是魔鬼的卒屬，專為魔鬼服務的，而魔鬼，最歡喜吞噬良心們的歲月，使後者的寶貴歲月失去自由和發展。當那個倒楣的良心被魔鬼看上，魔鬼便派遣其卒屬——黑影在夜半登門擒拿。

又有人說：那個良心要保全自己的歲月，便不得不要有所行動，而行動，卻不是消除黑影，消除黑影是愚蠢的。你聽說過「樹倒猢猻散」這句話嗎？因此你的行動必得是要以穿心的一箭去刺殺那萬惡的魔鬼！

常聽說：古時候，有仙人鍾馗者，是個食鬼專家。

又聽說：任何一個黑暗和苦難的時代，任何一個有魔鬼做惡的地方，都有仙人鍾馗的化身，只要受難的人們信仰和親近那化身，那末，那化身便隨時隨地願意協助人去吞食魔鬼。

「轟隆」，一聲震天的巨雷將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雨

仍然落着，密密麻麻。我遙望故鄉的高空，除了迷濛一片，我看不見什麼。我回憶夢中的情景，心里不禁感着一陣冷。受着夢境的感染，我的心境悶煩，我預感到故鄉彷彿又快要有什麼悲劇發生。我的心情不斷的變化着，由煩悶而悲哀，由憤恨而恐懼。雨雖然不停的落着，雷聲雖然斷斷續續的響着，但是，我不管一切了，我要在雷聲下風雨中，奔回故鄉去。不管故鄉是否真有悲劇發生，我的心境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要奔回故鄉去；沖了涼，用過晚膳，我就要起程去尋覓鍾馗的化身，我要親近他，信仰他……

寫於一九六五年二月



我與蝸牛

這是一個多雨的月份，白天老落着雨，夜的氣候是較往時的寒冷得多了。

這晚，我和志在一間熱烘烘的影院裏看完一部影片，當我們底脚步踏出戲院門口的時候，一陣夜風向我們身上襲來，我頓覺一陣寒冷。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健步而行，我是多么的渴望着能够飛快地回到了家，鑽進那軟綿綿的溫暖的被窩裏。

我和志兩人，在路上走着走着，默默無言。

在一盞明亮的街燈下，我發見一隻小小的蝸牛，牠橫在路中，緩慢地和努力地爬行着，想是因為氣候寒冷，牠企冀快些越過馬路，回到溫暖的家罷！不，也許我錯了，牠原是等待雨過天青，或者更深的夜晚，偷偷地從牠的殼裏探出頭顱，尋覓綠草和菜園裏的嫩苗罷！

我的心裏一邊這樣想着，一邊輕輕地觸動一下志的手臂

，說：「這隻可憐的蝸牛，我們該如何打發牠呢？」

我自覺是一個心地慈悲的人，不敢一脚踩下，送牠歸西去；因此，我向志徵求意見。

志往路上一看，臉部的表情很冷漠，一邊說道：「這是一隻無益於人類的害蟲！」一邊舉起他的腳板，然後重重地踩下，就這麼着，那隻可憐的蝸牛，連最後驚叫一聲的機會也沒有，便粉身碎骨，到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去了。

我這時沒有一點感傷，沒有一點太息；我頗覺一身輕快。回到家裏，我原想即刻上床呼呼睡去；然而書桌上躺着的——一本草稿簿，吸引了我，我突然想起昨晚曾在那本草稿簿上，寫着這樣一段話：

「釋迦勸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卻舉起那威力猛於利刃何止百倍千倍的手提機關槍，爲着不再看見貧窮與苦臉，我無情而且殘酷地向着赤貧者的敵人掃射。上蒼賜封我以『仁慈使者』的雅號。」

想起這樣一段話，我的臉孔熱刺刺地，我羞愧交加，我發覺我竟是一個這麼樣的言行不一的卑賤的小人呵！

我又記起李芾甘先生的一句話了：

「離開了行動，話語便沒有力量！」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晨

悲哀與生

在寫給一位因爲失戀而終日沉迷在撰寫失戀詩章的年青朋友的信件裏，我曾借用「朋友！振作罷！」這麼一句不知曾經多少人爲了喚醒和鼓舞他底友人不再消沉和憂悵的精警話語寄望他從此努力寫下那有用的詩篇。但是，當我說出這話以後，我忽然感到悲哀了。我寄望友人振作，可我自己是否經已振作了呢？

我悲哀了；但這悲哀不是因爲一些朋友因我的一副寒酸相而對我冷淡和疏遠的態度，也絕非因被一位在我仰慕中的女郎拋了千百回的白眼，更不是因爲W合作社的三位職員，爲了掩飾其缺點所以聯名在報紙撰文攻擊我對他們的批評是和事實不符，無中生有，或者，那位連走路也慢條斯理，道貌岸然的外表聖潔而內裏陰森的六十歲老翁，爲了妒忌我這個十八歲起當新聞記者的青年，暗地裏，他玩弄了一套卑鄙齷齪和廉價的手段，濫用了那千百人共同奉獻給他的崇高和美好的××會長的名義，寫信到我所任職的那家報館造謠中傷我；雖然，在最近的一兩個月來，因爲天氣的時雨時旱，使得我園中的黃梨損失極大，再加上同業的黃梨生產過量，梨價低賤，我的家的經濟收入便自然而然的減少了；但這都不能造就我的悲哀，我也決不因了這才感到悲哀的。

但是我悲哀了。我悲哀我以往不曉得如何生，我悲哀我終究是一個蹣跚和浪費了廿三年有用的生命的青年。

現在我悲哀是因爲我的羞悔。我羞悔我以往說過一些幼稚的話，做過一些愚昧的事，和有過一場夢似的愛情。朋友！回憶畢竟是痛苦的，尤其是當我們回憶起那令人臉紅的羞悔的事時；但是，我要不將那羞悔的往事淡忘呢？不！我知道得很清楚，一個懂得羞悔的人才能有醒悟的一日的，由於我羞悔，所以我並不需要逃避它，淡忘它；雖然經過洗禮的信徒可以遺忘過往一切醜惡的行徑，一碗聖水從頭頂上淋下

來，那麼那個被淋以聖水的人的一切過往的罪行就都由神來替他洗潔了。但那可不是一件真實的事，那是多麼荒唐和愚蠢和不實際的事呀！我用不着利用這個來欺騙我自己，安慰自己，我敢說我有承當一切苦難的勇氣；因此我要讓回憶的痛苦時時刻刻的絞痛着我的心，我要用新的表現和愛土地和愛人類的行動來洗去過往的一切無知，我要讓反省和羞悔來指引我走上一條新生的道路。

但是現在我悲哀是因為我懂得了羞悔。懂得了羞悔時我說我要用新的表現和愛土地和愛人類的行動來洗去過往的一切無知，我要讓反省和羞悔來指引我走上一條新生的道路。然而，曾幾何時，我想將故鄉那活生生的現實利用筆尖刻劃下來，可是都沒有成功；譬如說：我要用數千個方塊字寫成一篇短篇小說，來說明和反映幾年前，故鄉的兒女們怎樣爲着溫飽，爲着合理的要求而集合起星星的火種成爲一股熾烈的難以抗拒的熱流，向不合理的現實鬥爭，結果在最後一分鐘裏取得了最後勝利的英勇動人的故事，可是由於缺乏文學藝術的才能，在一張雪白的紙上，我苦苦思索了三夜，還是沒有辦法寫下一個黑字來。我怎麼能够沒有羞悔和悲哀呢？我悲哀我以往在學生時代不會用功讀書，離校後又不曾努力自修，現在沒有文學的才華。

我又悲哀了。你看！我說過我要用新的表現和愛土地和愛人類的行動來洗去過往的一切無知，但是那無數隻愛土地和愛人類的聖潔的年青人的手，一直在遠處向我招呼了三年，整整的三年，我都無動於衷，沒有追上去，追上去熱烈地緊緊地握着他們的手，參加他們那偉壯底行列。

是的，朋友，現在我悲哀是因為我一直還不知道什麼是生，在苦難面前我只有憤怒，卻不知道還有面對苦難而歡笑的人，像阿爾志巴綏夫之英雄奈司拉莫夫在臨到犧牲生命的前二小時還懷着愛戀的心情說：「我愛那陽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愛那青春以及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的和平和歡樂。」還有法國的居友，一位懂得生之真諦的哲學家，他說：「個人的生命應該爲他人而散發，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爲他人而犧牲」，大作家李荊甘也說：「我愛生，所以我願像一個狂信者那樣投身到生命之海里去」。是的，真正懂得生的人是有

的；而我是這麼樣的渺小，我辜負了青年朋友的心意，我連追上去參加他們那偉壯的行列的輕微表現也沒有，卻只會面對苦難而憤怒。當我想起那視死如歸以「一死代萬人贖罪，毫不躊躇地爲信仰犧牲生命」的耶穌，蘇格拉底和布魯諾等聖哲的時候，我就更加的感到自己渺小，可憐和慚悔了！

是的，朋友，在世間，沒有一個真正瞭解生的人是還會有悲哀的。我該醒悟了：瞭解生者即是瞭解人的生活，不是單單爲了一己的生存，而是要盡量貢獻自己給與人羣；生命之所以異常充實，是因它在人間貢獻異常之多的緣故呀！爲了牢牢記住生是什麼，這首「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的詩，我是要牢牢的銘記在心坎的；還有，另一首「自由，愛情！我要的就是這兩樣。爲了愛情，我犧牲我的生命。爲了自由，我又將愛情犧牲。」的愛情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的名詩我是也要牢記在心坎的。

朋友！假如現在你問我生是什麼？那麼我將毫不遲疑的回答你說：生是把自己的身軀沐浴在整個人羣裏；生是爲着散發生命的火花，爲羣的自由，和平和歡樂而求得自己生命的永生！

但是，「離開了行動，話語便沒有力量」：爲了真正瞭解生，爲了實踐那個愛土地和愛人類的理想和願望，我已不能再躊躇些什麼了，我應該先有一番準備的工作了。白天，我讓我的瘦的身體曝曬在熱烘烘的陽光底下，讓我的靈魂沐浴在那艱難的生活裏，沐浴在每一張臉孔上的愁苦和熱情，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是睜大眼睛望着天花板發呆，或者編織一個綺麗的幻夢，而是看上兩小時的書，那文藝的書，哲學的書，經濟學的書，甚至速記學的書，每本都吸引着我，誘惑着我。漸漸地，我覺得自己已不像先前那樣貧乏了；漸漸地，我感到自己着實比先前充實起來了。我堅信不久，除了愈加深沉的愛與愈加深沉的憎以外，我是不會再有悲哀的。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九日於淡巴央

爛頭狗

每次，當我想起或者看見隣居的那頭爛頭狗，我的心便禁不住要從我的口腔裏跳出來，向我問道：生——這一個古往今來，不知困惑了幾許聰明人類的偉大問題——到底爲的是什麼呢？

是的，生到底爲的是什麼呢？

我有時感到茫然，當我被這偉大問題所迷惑和困擾着的時候。

當晚來，夜風陣陣，黑夜的空間正落着滂沱大雨，我於屋內聆聽屋蓋上的雨聲，沙拉，沙拉，是那麼美妙的，似有音樂一般的節拍的雨聲，彷彿是從母親嘴裏低聲吟唱出來的一支催眠曲子，這時，在我周遭，所有人都已酣睡，都已安然走進溫柔的夢鄉。然而我的心悲苦，我正被一個偉大問題所迷惑和困擾。因爲我想起了在我們這世間裡，那些悲慘的生命像風燭殘年，在苟延殘喘，不知何時何刻，他們方才能够擺脫人間一切痛苦，過渡到一個極樂的世界裏去呢？

苟延殘喘的生命呵！你們有什麼感觸嗎？當你們現在正在苦痛着的時候。在這樣的雨夜裏，你們可曾想過生這偉大問題嗎？我就曾思索過。何止只是思索而已呢！我簡直是不能成眠的呵。今晚，雨聲沙拉沙拉的今晚，我又想起了隣居的那頭爛頭狗。

那頭爛頭狗，牠的頭顱真是爛得太不成話了，太可怕了；牠的全個頭皮，已經爛成一個大洞，像深山裏的一池爛芭地了，並且已可瞧見牠的頭蓋骨了，無數的蒼蠅可怖地在牠頭上飛舞，爭着吃牠的肉，一陣微風吹拂過來，牠的頭上便飄揚出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臭味，而且久久不能散去。牠低垂着頭。爲要擺脫衆蠅的糾纏，牠東闖西撞，想要找個安全地帶躲開那些討厭的蒼蠅；然而牠真個是走投無路了，你看牠所經過的地方，都不受歡迎。牠真的是落難到這步田地嗎？是

的，牠的主人已將牠遺棄，人們也將牠驅趕，別的健壯的狗兒也都同着人類同一個鼻孔裏透出氣味來：將牠追趕和驅逐。

「牠的生命已瀕臨絕境了，牠還期待什麼？還活下去幹什麼呢？」我心裏這樣暗自忖道。

然而牠還是東奔西走，想要找個安全地帶躲避衆蠅的糾纏。

如今，當我想起牠的悲慘命運，我就彷彿瞥見牠的可憐形象。於是，我不能不聯想起在我們這聰慧的人海裏，那些因爲一些苦惱，遂在「一樹之蔭下思索而死」的人，以這樣的人去和那頭爛頭狗相比較，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嗎？對於生的觀念，人的確是太過聰明了，狗却是愚蠢得太可愛了，也太堅貞的了。

然而那些在「一樹之蔭下思索而死」的人的形象，當他們倒了下去。我便會很快的將他們淡忘，可是奇怪那頭爛頭狗的形象，却時時刻刻印在我的腦海中，而且是逐漸的在擴大起來呢。

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嗎？假使有，那末該是這句：「生這偉大問題對我還有什麼可迷惑和困擾的嗎？我不是已從那頭爛頭狗的形象上獲得解答這問題的答案嗎？」

這答案是什麼呢？便是一一

人生是戲，當你還有能力上演，你便得依舊粉墨登場，當你不幸失去了上演的能力，你也不能躲藏，你還有一份責任，那便是充當一名戲迷呵！

死，絕對不是我們所應該走的道路，連爛頭狗也明瞭這一點。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

柔佛西北行腳

心，這個人體內最奇特的東西，在我，老早就清楚地明白了一個平凡的道理：爲人處世本來就是極端的不易。在家這個極其狹小的圈子里，我們尚且處理得不易，父子兄弟之間常因一件小事起干戈，何況是在外頭，與社會人士的交往更要遷就些，不然就會遭受詈罵。

我是生長在一個充滿着愚昧思想和頑固腦袋的大家庭里的，因此常常會和長輩們起干戈；又不幸地我處在一個複雜的人羣中，看見許多不順眼的事情我便要指責，這樣我也被人們詈罵了。

我的精神是苦悶的，我的心靈是悲哀的，爲使苦悶的精神恢復以前的熾熱，悲哀的心靈轉爲快樂，我終於接受了友好們的勸告：「到外地去作一次旅行。」於是，我到柔佛西北各地去跑跑。

十二月十六日清晨，我從友家出來，許多青年會的朋友揮手向我道別，並且祝福我在旅途上平安與愉快。我感到幸福——一種純真的友愛底幸福。

晌午，我在北干那那的李陳二兄的陪伴下，安然抵達縣城小笨珍。

小笨珍，她底面貌在我的腦海里有著深刻的印象，因她距離我的家鄉僅十英里，我有很多的朋友居住在那兒。

當地有一間華文中學，是華人子弟修完小學六年級課程以後續求深造的所在。畢業於該中學的學子中，也有在商界和文化界顯露頭角，和在政界能興波起浪的風雲人物的，因此誰也不能小看這間中等學府！

我在笨珍車站與李陳二君道別，踏上綠色巴士，別笨珍而向北方繼續前進。

午後巴士已跑完十六英里的路途，進入漁村文律市鎮的時候，我肚內的食物早已消化了。文律的舊同學郭君，他在文律餐室請我吃午飯；傍晚，他和他的一位哥哥用摩多船載

我在三條文律河上遊玩。這是我生平第二次的乘船遊玩了，第一次我是在龜咯鹹水港乘船到笨珍海峽的。

我們把船開到距離文律市鎮兩哩的河道上，這時天色是陰慘慘的，兩岸的亞答樹叢中，蟲兒發出的淒涼與悲哀的鳴叫，這在我的感覺中是增添了兩岸的荒涼與淒清的情景。因為此刻我的心情，正是蘊藏着一股鄉愁。

回到岸上，用過了晚餐，我便在郭同學家里留宿。我們睡在文律河岸的屋內，晚上我可以清晰地聽見河水聲如泣如訴，我不禁想起當年日軍在文律河岸上將成羣的善良的人民殺害後拋進河底，而使到這條河水一時染紅的故事，如今回憶起來，我的心里頭還有餘悸。

次晨醒來時已八點餘鐘了，文律巴利鬧哄哄的，在巴利旁一塊空地上，圍了一羣人，我道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那里置放着一條活生生的巨鱷，約有百來斤重，一問之下，方知是昨夜文律漁夫從海口捕獲回來的。

文律距離峇株巴轄廿二哩，途中要經過龍引和新加蘭這兩個以產椰為主的市鎮。我因貪圖快捷和舒適，特地乘「德士」往峇株巴轄。車經龍引中學的時候，我望見這座蜚聲祖國文化界的學府的校園中沒有半個人影，原來此刻適逢年假。然而我知道：當年假過後，校園又將恢復往日的熱鬧了，低低的吟書聲也將瀰漫整座校舍的了。我知道得這般清楚，是因為我曾在這兒消磨去了整整兩年富有意義的時光。我在這兒哺育到了知識，使我今日稍懂世事，因而每每經過她的大門前時，我的心湖便總是一刻也不能平靜下來，雙眼老是望着她，直到車子離開她，瞧不見她時為止。

經過新加蘭街場，我看見了許多在龍引中學一塊兒唸書的學友，可惜車子跑得太快，我來不及向他們打個招呼。那當子，我內心中不由得感到一些惆悵。

抵達峇株巴轄我就忙着找那位在商行任書記職務的劉同學的家。安置了宿處，劉家的掛鐘敲了三響，短針指着午後三時，我覺得時候還早得很，而劉同學又未下班，於是便向

他的大嫂借了一輛單車，心安理得的在峇林巴轄市區的街道上橫衝直撞，繞了峇市數週，倒也趣味無窮。

五時，我在劉同學任職處找到了三年不曾見面的劉同學，我們緊握着手，沉默着，久久不願放鬆，高興得熱淚差點滴下來，許久都說不出話。

我和他在附近的一間餐室用了晚餐。晚上看了兩部電影，便回到他家里過宿。

第二天一早，我就告別了峇市和故人，渡過峇河，前往麻坡。

德士風馳電掣地跑了約莫一小時光景，便在麻河南岸的停車場上停了下來，付過車資，甫出車門，一眼就望見對面的茶室里，似乎坐着一個熟人，走近一瞧，原來是那位在呷麻兩地當外勤記者的邱樹炳同學。我向他打了招呼，彼此親切地交談了一陣，然後他約我次日到南洋商報麻坡總代理處去訪他。

別了邱全學，我順便在麻市區溜達一陣，然後渡過麻河，直抵麻屬武吉港脚二伯父的家。

二伯父家在大馬路旁，是一間做樹膠買賣生意的店屋。他們一家人看到我悄然到訪，先是一驚，後是喜出望外。因為這些年來，生活的逼迫，使我極少有機會出門遠行，更不常到二伯父他們那里，而這次竟能獨自靜悄悄地跑到麻坡一帶去旅行，這怎不令他們感到驚奇和歡悅呢！

武吉港脚是二伯父的故居，也是我的故地。我童年時代的大部份時光是在這里消磨過去的，我曾在這兒唸書，和小朋友們遊戲，捉打架魚，和人罵架……。因此對於這次的重臨，我的心里頭委實有着一股不能言喻的愉悅。

在二伯父家里住了兩天，直到第三天午後，我因為抑制不住心中一股對於那位居住在那個小城里，小心翼翼，認認真真為文藝而勤苦寫作的祖國名散文寫作者林潮（羅真教）先生的思慕，終於跳上了一輛北行的巴士，在東甲的一座極平凡的建築物中，拜會了這位不平凡的人物。

當我會見了林先生以後，我果真發覺，林先生的態度就是這麼樣的誠懇，謙虛，熱情而且坦白。從他的談話聲中，我找不出他有絲毫的「自我滿足」及虛偽的心理，更沒有「老大」的作風，而他的臉容，卻是那麼的永遠流露着親切和樂觀的態度，他真的是有「一見如故」的情感呢！

其實這一些，我不單可以在和他一處時體會得出，就是在他的文章里，我也常常可以窺探得出；我讀過他的文章，因此明瞭這一點，可以說，看了他的作品，我對他就深深的瞭解了，所以，我有胆量，而且願意和這位未曾謀過面的他結識。

他告訴我說，他寫作的態度，祇是建築於「認真」二字之上。

我和他，就在這種奇妙的極度融洽的歡樂氣氛中，由文藝談到教育，再談到現實社會中的幾個問題，而彼此的看法，竟是那麼的一致無異。到底，我是從他那兒吸收到了不少珍貴的教益了，使我這個早早就失去了師教的學生，重獲一次師教。

在與他握手言別的那當子，他溫暖的手（充滿熱情和真誠的手），和我熱情地緊握着，緊握着，久久不願鬆掉。他並且低聲地對我說道：「努力！努力！」那當子，我的心中真是被他那種真摯的感情感動得淌下熱淚來了。

回到武吉港脚，已經是傍晚時分，二伯母忙着叫我進晚膳，這時，我方才想起肚餓了。

在蔴期間，我還曾去蔴市拜會李冰人（唐雪）先生和兩位老同學，同時，我還曾到蔴坡過港區的實廊走走。我過返我的故鄉北干那那新村的日期是十二月廿二日午後四時。這次我總共化去了一週時間。回到故鄉的時候，我的胸懷已是曠達極了，我不再似一週前未到柔佛西北各地旅行時的悵悵和不樂，我的精神不再苦悶，我的心靈不再悲哀……

一九六一年





出 版 介 紹

馬來亞黃梨之鄉散記（夢莎崙）
馬來亞黃梨經濟概況（林過編）
膠 林 戀 歌（難明著）
柔佛州地方發展特刊（鄧國先編）

纏綿綿底戀情（馬來詩歌）將出版
流水之歌（林虹著）將出版
沒有春天的花（柯戈著）將出版
馬來亞椰業經濟概況 將出版

封面設計：張春熹
扉面設計：王小鵬



戀愛 傷逝 懷念

著者：林 過

出版者：文賦書局
SH36, PEKAN NANAS,
JOHORE.

承印者：新山印務有限公司
12-F, JALAN TEBRAU,
JOHORE BAHRU.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版 定價：六角